

窒 息

——塞进仓库窒息致死

加藤周二

(分队副 伍长)

我想要坦白的，是1941年在山东省济南市西北100公里处那被长着青苔的黑砖墙围着的县城——这地方一听说就知道，是从古就有名的繁荣的武城县——所发生的事件。

当时，在县内大街的西北一角，驻扎着独立混成10旅吉野大队坂田混成中队。我随着担任警备分遣队教官的榎本少尉到达这个中队，已经是当年秋风初起的9月上旬了。

这是傍晚的事情，在那里等待着八路军的反攻。晚饭已经完毕，我们新兵顾忌老兵，躲在屋子的角落里。嗤地刚划上火柴点烟的时候，啪，啪，在刚刚暗下来的窗外听到不断的枪声。

“紧急！紧急！”值周下士官喊道。

“新兵摸索什么？带上装备！”老兵也在怒吼。

我们慌慌张张在卫兵所前集合。

“混帐东西，发什么愣？跟着我！”士兵出身的中队长坂田中尉发出号令，率领着我们近50人，在头上掠过枪弹的情况下胆战心惊地爬上了西门城墙。这时，一队八路军突然从东门贴着斜坡进入城内。县警备队用所有的轻机枪、掷弹

筒、步枪，胡乱地激烈还击。我们也不等待命令，每个人都险些丧命，逃离了中队的驻扎地点，跑到炮楼里面。在那里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逃回来的坂田中尉大喊着：“射击！射击！不要让八路靠近一步！”此后，在紧张得喘不出气的炮楼中过了两个多小时。街上三处火起，枪声逐渐稀落下来，终于一声也听不见了。不久，八路军胜利的喇叭声在城内响成一片。街上的狗在远处的吠叫微弱可闻，然后就只剩下寂静了。

围绕炮楼顶上正担心地转动的坂田中尉，收到了一个接一个使他发疯的报告。

近300名八路军公然整队从东门渡过卫河。接着是担任县警指导官的山中军曹逃跑回来，匆忙报告说，近300名县警带上刚刚由日军贷给的装备，就和八路军汇合，共同行动，剩下的近400名县警由杨副大队长指挥。不久，刘官屯宫地分遣队挂来了现在被包围、苦战中求援的电话，但是，这个电话已经被切断，这是传递命令的卫兵送来的报告。

坂田发疯似的在狭窄的炮楼里来回转悠。

“哼，叫杨副大队长！”

“什么？刘官屯就那么容易攻破吗？”坂田努力用自己的话安慰自己。他抱着头，身体靠在墙壁上，深深地思考着。看不过去的大山上等兵对坂田中尉小声说道：

“队长，那着火的地方肯定是刘官屯的炮楼。”

“混帐！……什么？……”坂田也不知是痛骂还是驳斥，大声喊着，用惊惧不安的眼神遥望着卫河对岸。突然，见到燃起的熊熊烈火，坂田忍受不住了，把头低了下来。早晨，传来对我们和坂田中尉来说都是最可怕的消息。

正式报告：宫地少尉以下27名全部被消灭。接受旅团命

令的43大队的山田中佐，五尺七寸的粗壮身体，一身尘土，通红的脸，出现在军营的操场上。

颧骨耸立的坂田中尉跑出来，罗罗嗦嗦地开始报告情况。

“笨蛋！我不想听诉苦。阁下^①是铜墙铁壁，打保票的华北第一的刘官屯是多么狼狈！再加上你所引为骄傲的县警，不也是连武器弹药都交给八路军了吗？哼！……对阁下要求什么样的道歉呢？喂，剖腹！剖腹！坂田！如果你还够得上一个起码的军官，为什么还活着呢？”抽动着红色的脸上筋肉，山田中佐对身材矮小的青黑色的坂田中尉斥责着。

“大队长，我有精神准备！我活着是为了彻底完成扫荡调查，然后再负责也许不迟。我是这样考虑的……”

“好，明白啦。如果不成功，可就得这样啦！”山田中佐比划着剖腹的姿式。“无需久呆！”他说完，就让带来的近百名士兵分乘10辆卡车，整理刘官屯分遣队去了。

在卫兵所前的广场，坂田中尉焦躁的骂声，榎本少尉颤抖的声音，还有“不知道”的高亢声音，鞭子的啪啪声音，交错在薄暮当中，直到伙房的仓库附近都可以听到。

我和大山上等兵打开堆东西的仓库的门。一尺左右的厚砖墙，盖着宽两米长四米的屋顶，低矮潮湿，霉味熏得刺鼻。手被反绑、低着腰被赶来的长发散乱的30岁左右的男人，来到这里时用力叉开两腿，立着不动。

“啊，县警的杨副大队长！”我轻轻地说着。

“什么？不管是副大队长还是副官，能信得过吗？”亮着刺刀的坂本上等兵用脚啪的踢向了他的屁股。他的身体东

^① 日本够将官级才能称阁下，坂田是尉级军官，连校级都不够，此处称他为阁下隐含讽刺之意。——译者

倒西歪地摇晃了一下，又恢复了原来站着的样子。

“反正这群家伙迟早要完蛋！”大山上等兵抓住男人的前襟，想要拉他进去，他的身体刚强地一点儿也不动。

“你们，不要光看着，帮忙！”大山上等兵发出认真的声音，对我骂着。

“混蛋！”三个人拉住木立不动的男人的身体，朝着张开漆黑大嘴的门口，咚地往他腰上踢去。咕咚！黑的身体撞到墙壁上，摔倒了。

“活该！要好好地服侍你啦！”坂本上等兵骂道。吧嗒一声，门急剧地关上了。我想起了白天在队长室前站着听到的杨副大队长和坂田中尉的谈话。

在我的通报下，坂田中尉把杨副大队长请进了队长室，自己端过值班人员拿来的茶请他喝，故意用平静的语气敷衍道：

“杨副大队长，这一年来，你和我为了组编和教育县警一起努力干了。虽然如此，但对于我们来说，昨天晚上的事可完全出于意外呀！可是，你放心。哈哈……”

坂田想让人看到他是有胆量的人，故意让人看见他抽动肚皮笑着。杨只是低下头，什么也不说。

“杨君，我责备你什么？关于八路军拿走的武器弹药，谈不到让你负责。我只是认为有责任援助你们。其证据就是，现在，我对自己的上级保证，如果不能完成再组编县警的任务，那时我将以剖腹自杀来负责！杨君，明白吗？我对你们的诚意……”

杨垂下了头，脸色苍白，一言不发。坂田起劲地喋喋不休地说着。

“杨君！首先，第一，煽动投降八路军的家伙究竟是谁？……昨天的事件的来龙去脉，再详细和我谈谈吧……”

杨仍旧紧闭着嘴看了坂田一眼，然后看着地下，也不想谈什么，长时间连续地沉默着。

“杨君！总不说话怎么能搞清楚呢？”

故意装作温和的坂田，话音刚落，便神经质地哆嗦起来。杨猛力咬紧嘴唇，握着拳头站了起来。

“坂田，我决心从现在起和日语以及日军永远‘再见’！”在杨的眼里，明显地对坂田充满憎恶之情。

“什么？杨，我完全不明白！理由？把理由说出来！”踢开椅子站起来起来的坂田，砰的一声打得桌子都摇动起来。

“我是中国人。我是中国人。”

这样，像反复朗诵诗，杨平静地发表绝交宣言。

现在，在我的头脑里显现出杨的安静面容，还有与此相对照的勃然大怒扬起椅子骂着“这个叛徒”时的坂田中尉的脸色。

“喂，把下面的家伙们一个跟一个地拉过来！”听了大山上等兵这句话，坂本上等兵打开门等待着。

近30个中国的商人、农民、工人和妇女，反捆着手，在近10把刺刀的微弱光芒和骂声的威胁下，站在仓库门前。

“下面！那个！”我们使劲地把一个人一个人扔进阴冷房间的土地上。

“鬼子！”

“你还胡说些什么？这家伙！”

“日本鬼子！”

“你别狂！”

“这家伙是娘们吗？一个娘们居然听八路的话！那个！”在狭窄土地的屋子里，不管是人的胳膊、头还是脚，都没有区别。我们的士兵疯狂地在微暗的月光下形成一帮，

怒喊着，完全像堆存货物似的把活着的中国市民、农民、工人的身体扔了进去。被捆着身体一点儿也不能动弹的这些人，在狭窄的仓库里，两三层地重叠着，被摞起来。在下面压着的人们痛苦地喊着：“鬼子！鬼子！”抗议之声传到库外。

“活该！跟着八路军，所以就成这样！”

我想起了昨晚以来可怕的情景，像极为理所当然似的喊着。

我们踢着挤出来的脚和手，把相当厚的门板紧紧关严了。在有空隙的地方为不让空气漏进去而钉上了板子，还用粗大的圆木棒把门顶住。在密不通风的屋子中可以听到一个老年人的声音，句句都是鼓励大家的话。大家都在听他讲。

“八路军不会对我们见死不救。我们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活下去，直到日本鬼子的最后灭亡，斗争到底！”

我立刻明白说这个话的人是谁了。

“喂，胡扯这些话的是副官——姓李的家伙！”谷崎兵长像吐出来似的叫道。

“什么？那是李副官吗？是吗？他这样说，我觉得这个家伙心眼可坏啦！……刘官屯那座炮楼建成的时候，这个混蛋到队长这儿来说：‘八路军害怕，管那座炮楼叫黑蛇的镰刀形脖子，真厉害呀……’他故意大讲一些奉承话……”滨口兵长狠狠地啐的在脚下吐了一口痰。

“要是这样的话，刘官屯就不应该那么快地陷落！了解内部情况的姓李的家伙，或许是给八路带路的吧！”我用征求谷崎兵长同意似的语调说道。我在心中默默地想：“畜生！你们这群家伙中能有一个人可靠吗？”在刘官屯死去的同年入伍的士兵村田、山中、山田等人的面容，接连不断地浮现出来，更增加了我对隔墙出声的这些人的憎恨。

“我们一定打倒日本鬼子！”像把整个仓库都动摇了似的，这喊声从间隙传出来。一瞬间，这喊声又变了——“鬼子开门吧！开门吧！”透过一尺厚的砖墙和木板，直到这边都可以听到。啪！咚！像要割裂门板似的，踢门声剧烈地响着。我们担心地慌忙用几根圆木棒顶在门上，在薄暗的月光照耀下，把现场委托给来到这一带的哨兵，然后回到了营房。

“唉呀！”“唉呀！”连续不断的咒骂，在就寝的我的耳根仍旧嗡嗡响着。

“喂，加藤！那个年轻的女教员正在大放厥词吧？”有人这样说道。的确，咒骂之中混有女人的声音。

“喂，那个女人尽是胡言乱语！不管怎么说，如果这群家伙和女人在一起，痛苦也罢，死也罢，那也心满意足了！”

在旁边并排睡着的根岸一等兵，肯定也和我一样，看到了白天在卫兵所前那个女教员一边擦拭牙床上流出的鲜血、一边用燃烧着怒火的眼睛抗议坂田中尉时的面容。

“我是中国教师。我对中国儿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，那是理所当然的事。这种事情没有必要受到外国人的干涉，也没有什么报告的义务……”

我从昨天晚上起就没有睡，当时的焦急引起现在的疲乏，要使我入梦，但是怎么也睡不着。一个商人样子的男人，穿着撕成一条一条的长衫，一口咬定“我只是做买卖的”一边揉着疼痛的腰一边抗议，一个有着工人面孔的人，额头上流着血也不擦拭，像吐出来似的说着：“八路军的事，就算是知道，也能够和你们说什么吗？”一个接一个的面孔在我头脑里互相重叠出现。

突然，耳根听到啪啪的步枪声音，我猛的跳了起来。窗外已经微明。“啊，不是做梦吧？”我这样叫着，本能地手

里提着步枪跑到仓库那里。

“喂，在哪儿？在哪儿？”像摆脱心慌意乱不能安睡的心情似的，我们的士兵大吵大嚷起来。

从伙房那边，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影拼命朝炮楼的楼梯跑着。在炮楼下面，两三个士兵托着枪把他堵住。从这个猛力站住的男人背后，哨兵端起刺刀突然扑来。“呜！”朝天仰倒的男人，拳头在微明的朝雾中使劲往上高举，大的棉鞋哆嗦颤动。在夜露浸湿的黑色土地上，淌满红色的鲜血。

男人猛力瞪着包围着他的我们每个人，抬起上身，一清二楚地喊道：“我一定报仇！”刚一说完，立刻用头朝前撞去。我们眼中看到肿得厉害的满是鲜血的两个大拳头。听说用那拳头敲坏了一尺多厚的砖墙。

“畜生！真够吓人的！”我们打了一个寒战，互相看着。

“喂，这个死尸没有什么问题，那些家伙要是逃跑了可不得了！”

滨口兵长催促着，我们在他的后面慌忙地跑到仓库，都盯视着。

“家伙们胆敢进行这样的破坏！”大山上等兵一边发出惊奇的声音，一边用手指着窟窿。只见砖被抽掉，在敞开的直径30厘米左右的洞穴边缘，可以看见点点滴滴的新鲜血迹。在那里，已经听不到中国人抗议的声音，也听不到呻吟的声音，我们放下心来。

“喂，不是还能听得见吗？”从正门的间隙可以听到不太大的声音，使得两天没睡觉的坂田中尉神经兴奋过度。

“喂，手软！手软！把门缝糊上！”他用靠近耳朵的手比划着贴纸的动作，命令我们士兵。我们在房门口用纸封了几层。这样还不能放心，坂田用足够的黑土把进口踩实。

坂田中尉靠近砖墙，贴着耳朵，仰着完全是紫黑色的脸，留下了哼哼的空虚笑声，迈着自以为得意的脚步走向中队办公室。他命令我们哨兵，每隔一小时就要靠近砖墙，贴着耳朵听听里面的动静。

一到起床的时候，哨兵就像早已等待好似的跑进队长室。

“队长，仓库俘虏的声音从黎明前后就完全听不到了！”

“好，等一下就去，给我注意监视！”

靠着酒来解决担心和不安的坂田中尉，好像没有力气似的从床上起来，他已竭尽全力了。

“大约三天没有吃饭了，不是该死了吗？……”榎本少尉从旁边的屋子里说道。

早饭后，耀眼的朝阳开始照射在仓库屋顶上的时候，在坂田中尉的指示下，除去黑土，打开了连一口喘息声也听不到的屋门。死尸的臭气，大小便味和血腥气，一下子向我们扑来，使人呕吐。像看到可怕的东西似的，正窥视着的我们近15名士兵和坂田中尉都吓了一跳，变了脸色，呆立不动。在这里，三天前还在一望无际的大田里耕种着的农民的身影，教导天真烂漫的儿童去爱国的那个头脑，仔细算计街上的财产的和商人，有着健壮身体的工人，一切人们的姿容，终于失去灵魂而变成了死物。

现在，我对以往那种“只要杀人，一切都能解决”的残忍无道的军国主义思想，不禁产生无限悔恨的心情。

旧部队名：第59师团第42大队机关枪中队

（笔者情况不明）